

21世纪人丛书

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

狮子文丛



上升

…四周是更加汹涌的海，是落在海面上清亮的雨珠；
水在上升，海水在我们的恐惧中上升，可我们知道在海
中是安全的。在上升的海水中我们也在上升。……

老 愚 编

563023

上升

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

老 愚 编

责任编辑:李松樟

封面设计:吴小军

上 升

——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

老 愚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外区公浴街10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 印张 13 · 插页 2 · 字数 20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ISBN 7-5317-0468-4/1 · 469 定价:5.95 元

二十一世纪人丛书总序

老 愚

二十一世纪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一股情绪在我们这些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年轻人的心里生长已久，弥漫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我们的生命因此而骚动不安。

在这个时刻，我们不由得发出哈姆莱特式的感慨和疑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

我们青春的触角伸向这个世界最细微的角落，伸向每个生命最隐秘的颤栗，在对外宇宙和内宇宙最敏捷最有力的探究中，我们寻找着展示着我们青春的生命！

唯有青春才能确定我们自身。

生命就是尝试。每一只歌都在苍穹之中爆出了我们年轻的力度之花，而千百次歌唱将把我们的焦灼、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自由精神、我们青春的创造和青春的冒险写在人类文化的史册上！

唯有青春激荡方能确定我们自身！

由对这世界过多的爱，我们想表达我们更多的渴望。因这渴望，我们审视我们自己。审视五千年文明在我们血脉里的积淀，荡涤与我们青春本性不相容的杂质，我们纯洁我们自身！

“青春不是生命的一个阶段，它是一种精神境界。”在我们健康的体质、清朗的情怀、缠绵的情愫、狂放的气质、执著的信仰和炽烈的纯真中宣布永驻！

二十一世纪的情绪就是青春的情绪。自然、纯真、健康、潇洒、深沉、博大、速狂、柔情、理性便是青春的品性！规范和矫饰与青春无缘！

在这个时刻，我们格外需要生命的理性，需要从我们的生命历程中生长起来的健全的理智，需要经由我们已往的生命确认的自然的情感，我们需要坦露一切的勇气，需要完成自己的自信。从而我们青春的奔涌有着自己的方向，从而我们的青春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一只歌从你的歌喉里唱出来了，从他的歌喉里唱出来了、千百次歌唱我们唱出了新世纪的希望！

从这块土地上升腾起我们现实梦想，从这块土地上汲取我们坚韧的力量……浴青春之大风，抒青春之忧伤之美丽，青春在激荡中生长！

从青春意识着眼，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一世纪人丛书》。

●青春意识的萌芽、生长、爆发、毁灭或升华将是她的主题。

●丛书既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著述，也有当代文化的选编。它力争为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一个框架，它的完成有待于我们共同的努力。

●丛书分辑出版，每辑三至五本。

文学是一个民族心录的历史。这套丛书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的心灵史。它不仅记录我们的情绪，还将以它青春的情绪，唤起人们青春的激情和冲动，使中国永远在青春激荡中生长！

青春的我们！青春的中国！

青春不朽！

上升的星群

——论当代中国新生代散文

老 愚

“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这句俗语掩藏着另一个真理——太阳把一切新鲜的事物消除了。当代散文创作在许多研究者眼里仿佛只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三叶草,其余则一概不论。这种动辄从庄子到鲁迅,立论引文皆出经典的作风,无疑加强了自身与当代散文创作的隔膜,在貌似深奥的大家风度后面隐隐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们已无力感受新的事物。楼肇明先生是较早关注当代散文动向的研究者之一,他对唐敏、叶梦、曹明华等一系列女性作家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当代散文创作的新构成。我将在楼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把目光投注到更广大的地方,力图为诸位描述一幅八十年代脱颖而出的一代散文新秀的完

整面目。

背景：过去进行时

一九八零年前后，伴随巴金《随想录》引发的巨大反响，张洁、赵丽宏、贾平凹等人先后以散文弄潮于文坛。张洁的《拣麦穗》在伤痕文学发达之际，以温情的感伤将人们引入甘美的境地，浸泡于泪水和血痕之中的心灵遽然跃入复苏的微光里，童年，并不怎么如意的童年骤然以温馨的姿态抚慰读者，这是一种多么可人的解放呵！一个缺乏关照的小女孩，从一个卖货老汉手里得到了一块灶糖，她的心就为之颤抖，她想快快长大嫁给他……这样令人心酸的描述能引起人们狂热的热爱，再确切不过地证明了那个年代对爱和温暖的毁灭。赵丽宏带给读者的又是另一种温暖。《小鸟，你飞向何方》叙述非常年代作者和一女孩相遇于书店，对泰戈尔的喜爱使他们在心灵上骤然相通，作者通篇以追忆的情怀贯穿，旨在揭示美存在于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心里，似乎势之必然的反响在我看来，并不在作品的主题上，而在于一直被迫倾听着豪迈、高扬的真理、人民一类声音的读者，突然被一阵细微、轻柔的低语所触动，一股近于女性声音的气息弥漫、包裹了人们龟缩于盔甲下异常脆弱

的心灵。贾平凹同时期的《一棵小桃树》《丑石》等篇，以水一样的气质渗入人们情怀的是：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这样的意旨对从废墟上爬起来的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几乎顺理成章的是，唐敏在一九八四年底发表了她的成名作《怀念黄昏》，苏叶发表了《总是难忘》，叶梦发表了《羞女山》。这三篇作品恰好构成一个逆进系列：大自然、过去、神话。在唐敏清朗温婉的文字里，隐伏着难言的伤感。她对雄鹰、老虎、长虹的怀恋纯粹是一曲人性的悲歌，人类与大自然相互比照、交融的消失，正是人类丧失灵性的征兆。苏叶比唐敏更接近现实，她对人事的回忆无不贯穿着深沉的历史感慨，物是人非，一切都在流逝，但过去已经在作者心里成为一种温暖的力量，回忆的指向是未来。到叶梦笔下，历史的遗存都被赋予现实的激动人心的象征。这些都为散文走向对人的现实生存的体验拉开了帷幕。

以小说家著称的陈村也在这个时期大放光芒。陈村的散文幽默风趣，处处显示着一个高贵、敏感的灵魂对世俗的感知和审判，在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为文标准的国度，陈村继承了以刻薄尖酸为特征的讽世文体传统。与鲁迅相比，陈村更委婉细腻，也更文人气些。与此同时，周惟波在《生活周刊》上连载专栏文章《现代冲击波》，对司空见惯的生活表象的透视，以一种唯我独勇唯我独醒的语气表达之，在青年读者中掀起相当的波澜。也

就在同时，赵鑫珊先生的一系列科学、艺术、哲学随笔见诸报刊，为散文平添几分生气，在这个时期，对现实本身的反思已成为一种共同特征。散文从过去转向现在，开始出现各种独具风姿的文体，这种进步显然为一个个人化的散文时代拉开了序幕。

一九八五年《复旦风》《新上院》《散花》等大量学生杂志的出现，使学院散文迅速发达，其标志便是曹明华的成功。

曹明华：现在进行时

曹明华最初以美文写作，很快她就创造了一种被称为手记的曹明华体。曹的第一本书以一百五十多万册的销售数创造了大陆散文界的迪尼斯纪录。成功是巨大的，成千上万封信涌向作者。读者的成份是复杂令人难以琢磨的，从青春期的中学生、大学生、社会青年到中年男女，曹的作品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曹写的是散文吗？争论者大多关心于此。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了曹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传统。正是这种远离，使散文恢复了它的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毋容讳言，曹的成功是个人对自身命运不可捉摸所滋生的无能为力感的必然产物。处在世纪

大变动时期的一代青春男女，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面前，由于恐惧而更加珍惜自己。对自我和青春生命意识的认同使他们接受了曹明华。曹的作品大胆地袒露了一个女性对世界的全部判断，这种绝对个性化的评判因其唯一也就极具魅力。

曹的作品因其不可重复也就确立了绝对的意义。曹全部作品告诉我们的是：你完全可以换一个眼光看待世界，你要相信你的一切。

楼肇明先生过多地注意了思维方式的研究，他认为曹的重要突破在于发散式思维方式的运用。（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9）在我看来，曹的成功在于她第一次以近乎独白的形式表达了一代人的共同意志和心态。

曹明华的出现，标志着当代散文传统的深刻断裂，使素来为我们所认可并推崇的杨刘秦模式显示自身隐伏的缺憾：春夏秋冬花草虫鸟，一切都有着标准的作文样板，无须费心，写什么便模仿什么，事实上也就是抄什么。在程式化的写作训练中，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体验能力被剥夺殆尽，读和写沦为毫无乐趣可言的苦役。

曹明华已经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但她的创作先天性地失重——以情绪感觉推动思辨的进程，整体上的大逻辑框架局限了其文学视野，使她很难进入纯粹的文学境界。

曹的成功无疑淹没了许多同样年轻而且更有散文成就的人。

复活的寓言：钟鸣随笔

可以把随笔定义为一种冷静地运用智慧的文體。这种文體要求作者具有一双透彻的眼睛，能从一件小事一个片断中挖掘出富于无限意味的东西。以诗闻名的钟鸣君，近来开始了总题为《动物随笔》的散文写作。在已经发表的作品里（《开拓》89年休刊号），钟鸣将笔触投注到史籍之中，撷取种种可以阐幽发微的史实传说，一一给予机智的解释。我看重作者的叙述本身，这种叙述重新构筑了一个个寓言，使古老的或当代的各种事实凸现出丰盈而强烈的生命意趣。

钟鸣随笔保持着跟当代文学的距离。风花雪月与他无关，一切留存有文明印痕或者说构成文化的事物才会进入他的视野，他咀嚼，他为我们提供的是灵魂世界无限可能性的动力来源。

幻想型：热的和冷的

对散文的理解一直存在着一个疑点，这就是事实与创作的关系。几成定论的说法是，散文不能虚构，但可以把梦幻当作事实。这种奇怪的思想来源于对散文的不加思索的误解。散文既然是与小说、诗、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之一，它自然也就适

用于文学表现的一切手段，而文学最基本也最根本的要素是想像，缺少想像力的好文章只能是好文章，它与散文无缘。文章必须对事实负责，散文却无此义务。不能用一般文章的要求规范散文，散文创作只能依据作者的心理真实。任何似乎确凿的事实只有在创作者心里转化为情感真实，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品。廓清了这点，我们就可以把一种完全由想像生发而成的散文称为幻想型作品。

桑桑的作品轻盈、明快，叙述的都是由一个点所滋生的幻觉活动，因其活泼可谓之热幻想。在桑桑的作品里已没有罪恶留下的烙印，挥发的全是一个又一个美丽新颖的意象，在其中是被作者发酵了的图景，是一个自我诗化自我爱恋、创造美丽世界也创造美丽自己的情境。

曹晓冬，这位美术出身的年轻作者，所写的全是他虚构出来的塔兰特拉梦游。与桑桑相反，他冷峻、平静、直白地叙述着梦中的奇遇，一个不存在的空间和时间里，历史和现实杂陈一体，梦游者在迷惘中醒来……一股寒意从字里行间浮起，直入人的骨髓深处，我将其称之为冷幻想型作品。

情致型：亦夫、张放、戴露、

刘红庆

在我看来，形散神不散是对散文的最大误解。形散指段落之间的貌似不关联，神不散指一定得有一根红丝线将其串通，这个神即主旨。按此要求，就得不断删除新长出来的枝丫，使每一个片断都明白其在整体中的意义。此要求可以完全适用于一般表情达意文体之写作，但它与散文创作无关。创作是一种复杂的不能预先规定的非机械操作，它是创作者被一个因素触发、进入一种恍惚迷狂状态下的心智活动。许多名篇佳作往往是不自觉完成的，且浑然天成，情感和思想的逻辑俱在其中。即使一些意识明确的创作，作者在写作中也常常偏离原来的设计，这些偏离之处恰好构成作品的华彩乐章。

我注意到散文的这样一种形式：文气贯通不表达某一清晰思想，通篇呈现一种饱满的情感张力，我将此称之为情致型散文。

亦夫是近两年崭露头角的散文作者，他的作品大都以一段恍惚的感觉结构，行文注重于不经意处感觉的凸现，笔触于沉重中略见热力：

那天下午哥送父亲和我坐长途车回去的时候，天阴得很重，父亲把哥住单身宿舍的被褥打成一个大包袱背在身后。我们一路不说话地走，走着走着，哥对父亲说：“老了。”然后就流下泪来。父亲说：“世上的事，一茬接一茬，了一桩算一桩。”

《尘事》

以《天坛一片白》和《夜行车》知名的女作者戴露，写尽了一个静观世界、自己调整自己的视点与一切契合以之自寻快乐的女性的心底波澜，极细腻极真的感觉描述，结构上的一波三折，大大强化了文体本身的魅力。

山西作者刘红庆在北师大进修期间出版了散文集《入世初尘》。这是一本情调优雅、清朗的小书，作者用笔清淡、平和，委婉、温和的文字里面，是一颗珍惜自己、竭力将孤寂、冲动的心灵纳入永恒的美的境界的自得其乐与无可奈何。

那时已是深秋，边镇的家家户户的居室得靠火炉来取暖御寒。我的小屋也一样升起了火。屋外虽说日比一日的冷了，可小屋依然融融如春。我独爱的一盆秋菊傲然地迎霜而怒放了。

在刘红庆身上我依稀发现了中国文人苦楚自

怜、无奈而又超然的品质，初读是怦然心跳，再读是黯然神伤。

在四川作者张放身上，洋溢着风流倜傥的潇洒和旷达。作者才情横溢，人生的际遇在文字里幽深耐读，情有独钟式的感慨与怀旧，无不带有郁达夫式的潇洒，与郁氏不同的是，张放君似乎多了些自得，少了些感伤。

意境型：一平、斯好、冯秋子

可以把意境理解为言外之旨，即被文字所造成的不可言说的超拔的境界。蒙田、培根式散文的引进和推崇，所谓大散文格局的鼓噪，一时间使散文快要失去自己的特质。我赞赏刘锡庆、蔡渝嘉先生为净化散文文体所做的尝试，他们试图建立“艺术散文”的概念——“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真实、自由的笔墨，主要用来表现个性、抒发感情、描绘心态的艺术短文，即谓之散文。”^① 这样的界定虽然不乏可商榷之处，所选作品也有相当一部分与此不符，但毕竟为散文建设提示了有益的前景。

在新星迭起的散文发达声里，我注意到一平、

^① 指《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斯好、冯秋子诸君为创作高贵、纯正的美文所进行的努力。

一平以诗知名，我喜爱他的诗，更愿意去喜爱他的还不多见的散文。

远处的狗吠翻过院墙，夜气更加地潮湿。农家的女人和孩子们正在酣睡。我慢慢走出这片空地，让自己融进模糊的夜中。我希望露水和草把我浸润，人的生命毕竟这样可贵。

月光把我打透，我象风一样轻松和舒畅。我坐在石头上，点燃烟，望着那些高大、清白的杨树，它们光净净地伸向夜空。

一个沉思的心灵面对星空、大地、万物，冷静的叙述后面，我能感觉到一颗敏感、深邃、自足的心灵近乎绝望的跳动。简洁、隽永这两个词是一平散文最恰当的比喻。

已有集子问世的女作家斯好，先是模拟朱自清杨朔式的状物写意，为境造情步入文坛，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到一九八五年《歪嘴仔》开始，她才从虚幻的造境跌入人世的悲欢，平凡的人生在她笔下透出力度，真挚的情怀取代了故作的热情，她自己的声音出现了。《表舅母》等在叙事上的